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升仙傳

第九回 當舖中賄通嚴府 瓊花觀小塘拜友

話說承光抓過帽子，卻將牲口勒住不動。少年回頭說：「小廝們還不與我拿賊！」承光說：「好一大膽的狂徒，你昨晚偷去我的東西，今日被我拿住，還敢說我是賊！待我與你當官去辨。」二人正然吵鬧，兩旁圍上許多人來，有那認的徽承光的說：「徽大爺，您二人為何這樣？」承光說：「眾位有所不知，昨晚舍下被盜，沒了衣服首飾好些東西，還有一頂貂帽，今日見他帶著我的帽子，被我拿住真正賊了。」少年說：「列位莫要信他的胡言，他把我的帽子抓了去了。我是新納的監生，住在順直門裡頭髮鬻，難道是個賊麼？」眾人說：「不必爭論，各人的東西豈沒記號，相公你既說是你的，可有什麼根據？」少年說：「我的帽子乃是遼東紫貂，月白綾裡子，眾位不信，儘管看看。」承光說：「囚賊，你把我的東西偷去，住了一天一夜，豈不記在心裡，除此以外還有記號沒有？」少年說：「不過如此，難道我在上面打個花押不成！」承光說：「你的沒有花押，我的卻有圖書，但是我心愛的物件俱以圖書為記。列位不信，請拿去看看。」眾人聽說，將帽子接過，翻來一看，只見帽裡上邊果有一顆圖書，乃是「徽宅印記」四個真字。眾人向少年言道：「相公這頂帽子分明是徽大爺的，如何賴的過去，看你也不像賊人，想必愛小便宜，買了賊贓來了，認個晦氣，物歸本主，省的彼此爭鬧。」少年那裡肯服，說：「列位，我就不信有什麼印記，拿來我看。」眾人把帽子遞與少年，少年仔細一看，只是發愣。眾人說：「相公看明白了沒有，倒是誰的東西？」少年說：「東西可是我的，卻未從打上圖書，這件事叫我也難分辨。」眾人說：「既然如此，拿來給徽大爺罷！」少年無奈把帽子遞將過去。承光故意怒道：「眾位鄉親，小弟沒的東西盡多，今日既有真贓實犯，可得叫他照數給我賠，少一件定然是要見官。」眾人說：「徽大爺，常言說，認贓不如舍贓，既然認著現在的，別的也不必究了。那位相公也不像做賊之人，叫他去罷！」眾人們做好做歹，叫少年走了，說：「徽大爺，你向來小心不過，怎麼忽然失盜呢？」承光拍手大笑說：「列位，哪是我真個失了盜，只因此人太狂，故我略撞小計叫他花了這頂帽子。如今年已切近，我也不肯肥己，煩眾位拿去賣上二、三十兩銀子濟了貧罷！」眾人聽罷，俱各敬服，將帽子拿去賣了，又大家湊些錢財周濟貧窮。這且不提。

且說承光諸日訛詐，抱打不平，得了錢來，不是救苦，就是濟貧，從來不知肥己，漸漸的家道消疏，有些難以支持。打聽著東四牌樓有兩三個徽州朝奉開了一座當舖，每兩定要五分行利，專當大宗貨物，從三兩千本錢增到萬金有餘，承光想著要去訛他，到了珠寶市找著兩個朋友，罷成顆的珠子三百個，每顆要值十兩開外的銀子。這珠寶市裡誰不懼他三分，行中商議商議湊了三百顆珠子，作價兩千七百兩銀，交與承光，言明一個月交賬。承光得了珠子，盛在金漆匣內，到家騎上驢子，來在當舖門口，下了牲口，進去言道：「朝奉，這宗珠子要當三千銀子，快著，拿去看看。」朝奉接過，打開匣子看了看成色，點了點數目，說：「老爺，論這珠子值二千餘銀，但小鋪本錢短少，只當一千兩罷！」承光不依，朝奉又加二百，寫了當票收了珠子，將銀子與票交與承光，承光收了銀子，出門乘驢回到家中，請了一位會寫字的，把當票照樣寫了，叫刻字的刻成印版，印了一張當票，年月日及珠子若干寫的俱與真的一樣。待了二十多日，把原當的本銀又添了六十兩利銀，連假當票托付一個心腹朋友前去回當。當舖裡認票不認人，不辨真假，將珠子交出。那人得了珠子，拿回承光家中，交付明白。承光把這珠子又托一個朋友折變二百，賣了二千五百銀子，等到一個月上，本利又兌了一千二百六十兩，馱在驢子上，拿著真當票，請了兩個朋友同往當舖裡去。到在當舖，把手一伸，將票子遞與朝奉，朝奉把當票一看，說：「老爺這宗東西昨日贖了去了。」承光滿臉陪笑說：「朝奉想必是錯看了。」朝奉說：「我看的不錯，這是三百顆珠子，當銀一千二百兩，五六日前有人贖去，怎麼會不記的。」

承光要過當票說：「朝奉，現有我的當票在此，如何有人贖去？到底是你記的錯了。」朝奉說：「不錯，現有回當的原票可憑。」說完找出假票，說：「列位請看。」同承光來的二人接過當票看了一看，說：「票子雖然相同，只怕那日當了兩宗也是有的，你須查查底賬。」朝奉說：「只當這一大宗，何用查賬。」承光說：「我且問你，我這票子是假的麼？」朝奉說：「你的真假我不知道，我這當票乃是千真萬真。」承光說：「不必如此，把你的新舊當票多多拿出幾張與這張對對便明白了。」朝奉依言，取過幾張票子，連假當票遞與承光，承光接來，張張對看，又對著日影照了一遍，說：「列位請看，他家的當票和我的當票俱是豎紙，惟有這張是橫紙的。」眾人聽說，一齊看了說：「朝奉先贖的票子分明是張假的，如何賴的過去。這是你自不小心被人哄了。這是徽家坑的承光徽爺。認個晦氣賠了他罷！」

朝奉那裡肯服，要過票子去自己照看了照看，只是發愣。走過兩個伙計，低聲言道：「這人是有名的光棍，他的票子又真，少不的暫且賠他，日後再報仇罷！」朝奉無奈，把承光與承光的兩個朋友請到裡邊，再三懇求共賠三千兩銀子。承光說了多少光棍言語，這才做了人情，把當票交與朝奉，和兩個朋友拿出銀子馱在驢子上邊，揚長而去。當舖之中氣忿不過，找了一個門路，乃是嚴閣老的管家名叫年七，送了他二十個元寶，托付南城察院訪拿光棍徽承光，這且不提。

且說承光得了銀子，先到珠寶市還清賬，且送了兩個朋友二百，各自回家。過了幾天，是承光的生日，眾家親友俱來送禮，正在鬧熱之際，忽聽的喊聲震耳，進來七八個公差把承光鎖住，眾親友們一齊發愣，承光說：「眾位，我並未從犯法，為何這樣行事？」公差說：「若不犯法誰敢拿你，現有牌票，看看自然明白。」說著將票遞與承光。承光接來一看，上邊寫著：「巡示南城察院，立拿訛棍徽承光赴院聽審。」承光看了說：「列位請坐，略吃幾杯再走不遲。」公差說：「老爺立等回話，誰敢遲滯。」不由分說，推擁而去。眾位親友也有回家去的，也有跟去打聽信的，公差把承光帶進衙門，朝上跪倒，察院一見，微微冷笑，說：「徽承光我把你這該死的奴才，遍處訛詐，無法無天，今日惡貫已滿，休想活命。」言罷，吩咐皂隸先打四十大板，然後問罪。徽承光乃是富家出身，沒受過刑，這四十板打的死去活來，幾至廢命，打罷收監。這且不提。